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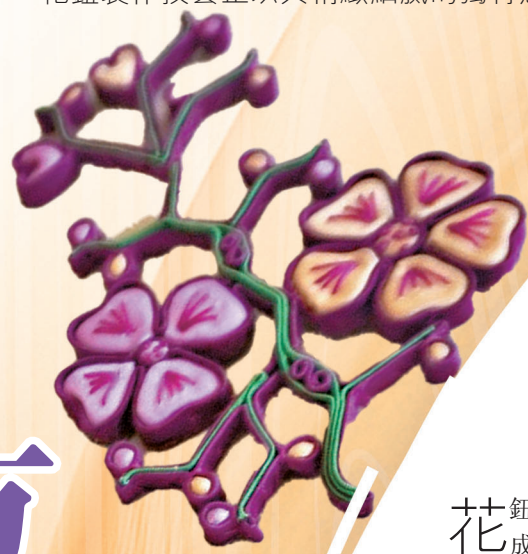
舊藝·新語系列

非遺月期間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熱潮再度升溫。其中，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捐助、嶺南大學與香港藝術學院（香港藝術中心附屬機構）合辦的賽馬會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，一直致力將珍貴的傳統工藝帶入校園與社區。而在眾多項目之中，花鈕製作技藝正以其精緻細膩的獨特魅力，吸引着新一代傳承者的目光。

●文、攝：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

從長衫配角走向獨立藝術

方寸凝巧思 繩結編新意



花鈕

又稱盤扣，是以幼布條縫製而成的傳統鈕扣，常見於長衫等中式服裝。傳統花鈕由大花與細花組合而成，蝴蝶、梅蘭菊竹等款式各具寓意。一繩一結，不僅承載着百年服飾文化，更凝聚了工匠半世紀的心血與堅持。近日，多位非遺教育計劃核心人物、資深師傅與學員齊聚一堂，細說這門「指間非遺」的過去、現在與未來。

半世紀守藝 撐學員創新

資深花鈕大師浦明華師傅13歲入行，跟隨任職長衫師傅的父親返工學藝，半世紀以來專注製作海派花鈕，是香港僅存的傳統花鈕工藝師之一。她回憶，當年家境不好，父親做長衫旗袍，便叫她學做花鈕，「學了差不多兩年，後來就自己獨立出來做花鈕。」

花鈕製作工序繁複，浦師傅從不馬虎，逾半世紀以來，一雙巧手下誕生的花鈕早已不計其數。當年，花鈕並不是長衫的附庸，而是與之共生的一部分——尺寸要合宜，款式要匹配，顏色要和諧——既要迎合客人的喜好，又要與長衫整體相得益彰。雖然如今花鈕訂製需求大減，她卻從未放下手中繩結，反而將更多時間奉獻給教學與傳承。談及為何願意參與此次計劃，她堅定地說：「希望可以將花鈕技藝傳承下去，趁我還能做、還能走，就做一下這樣的事。」

對於創新派徒弟周樂思的嘗試，浦師傅始終鼎力支持。她深信，只有不斷創新，傳統技藝才能迎來新發展。這份支持不止於言，更付諸於行。早前她曾聯同多位學生舉辦「花鈕工藝傳承師生聯展」，展出逾400件花鈕作品，涵蓋傳統中式款式、以世界名畫為靈感的創作，以及深具香港情懷的系列作品。每一枚花鈕都是傳統與創意的交織，見證着這門手藝在下一代手中綻放新生。

賦傳統技法以現代詮釋

今次計劃中負責創新部分的導師，正是浦師傅的徒弟之一周樂思。身為「樂思手工藝」的創辦人，她除製作傳統款式外，更勇於嘗試各種新穎、複雜精細及立體造型的花鈕設計，創作出「奇妙人體樂園」系列、立體菊花系列等別具特色的作品。

「我做的花鈕，技法完全是傳統的，但圖案是我自己畫的。」她指出，傳統花鈕師傅通常會沿用固定的圖案與形狀，而她則採用傳統中較少出現的形狀，混合重組後創作出一些看起來傳統，但其實是以往沒有的花款。除了圖案創新，她亦嘗試改變材料運用方式，例如



▲余雅婷「魔法少女」系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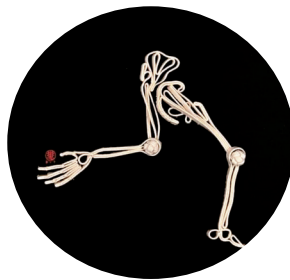
▶周樂思「奇妙人體樂園」系列之「深呼吸」受訪者供圖



▶周樂思「奇妙人體樂園」系列之「綻放」受訪者供圖



●周樂思「奇妙人體樂園」系列之「神秘森林」受訪者供圖



●周樂思「奇妙人體樂園」系列之「手足」受訪者供圖

13項非遺中最難追溯 花鈕研究「頂硬上」

花鈕，昔日長衫上一抹精緻點綴，承載着祝福與手藝人的溫度。然而，這門手藝在香港的研究與傳承，卻面臨着比其他非遺項目更為艱鉅的挑戰。嶺南大學香港與華南歷史研究部研究發展經

理黃君健直言，花鈕是賽馬會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選出的13項非遺當中「研究最不成熟、資料最零碎」的一門，亦是整個計劃中最後一個得以推出的項目。

無數據文獻 靠實物推啟歷史

「我們一直在等，看看會不會有行內人或研究者出現，發表更成熟、更系統性的研究。」但最終團隊只能「頂硬上」，從極其零碎的資料中砌出一個課程來。黃君健指出，花鈕傳統上是長衫的裝飾配件，相比學習製作長衫，專門學習花鈕的人數本來就少得多。「能夠完整講述行業經歷的花鈕師傅，現時可能僅餘兩三位，而且未必願意接受訪問，浦師傅是真正願意出來分享技藝和故事的人。」

他解釋，非遺研究的困難之一，在於很多傳統工藝欠缺客觀數據支撐。「偶爾還有報章報道製作師傅的操作情況，但花鈕幾乎沒有任何文獻紀

錄，我們很難在報紙上找到『今年花鈕出貨量多少』這類資料。」他說，花鈕屬於私人配件，從未有過大量生產或系統性的紀錄。研究團隊只能依靠實物和圖片，從半個世紀前長衫上留下來的花鈕，推敲當年的製作技藝，再對比今日內地盤扣的做法，嘗試重構香港花鈕的發展脈絡。「這些資料都是片段性的，算不上一個完整的故事。」他承認，花鈕很可能是13項工藝當中研究最不成熟的一項。

花鈕的興衰與長衫息息相關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是長衫業最活躍的時期，亦是花鈕最興盛的年代，其後長衫訂單減少，花鈕師傅亦相繼轉行。「一個熟練的師傅可能一小時內就能完成一件長衫的花鈕，換句話說，一個花鈕師傅可能要同時應付數百件長衫的訂單。」他分析，這意味着花鈕師傅的人數本來就比長衫師傅更少，一旦行業萎縮，流失的速度亦更快，「上世紀七十年代後，可能已經完全沒有全職花鈕師傅了。」

冀「消失」的人重新出現

儘管困難重重，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仍正式推出花鈕課程。「隨着時代轉變，衣服設計趨向簡單，複雜的花鈕自然愈來愈少人問津。」林嵐說，「雖然資料非常零碎，但我們之前舉辦長衫相關活動的時候，偶爾還會有人走出來說：『其實我之前也是做花鈕的。』」她認為，這項計劃的其中一個重要功能，就是吸引那些可能已經從行業中「消失」了的師傅重新出現，從而豐富香港的非遺資料庫。

黃君健期望，非遺教育計劃平台能夠集合過往的從業員與新生代，促進花鈕與紫作、長衫、剪紙等不同工藝的跨界交流，「花鈕可以與紫作合作，也可以跟長衫、剪紙互相切磋。」他說，透過跨界碰撞，或許能為這門瀕危的手藝開闢新的可能性，讓它不只是停留在歷史中，而是以另一種方式延續下去。



●林嵐（左）和黃君健介紹非遺教育計劃項目詳情。



掃碼聯片

●浦明華師傅示範花鈕製作技藝，眾學員邊學邊記。



●周樂思笑談自己傳承花鈕技藝並致力創新的故事。

用絨絨製作花鈕。由於絨絨質地較厚較粗，她索性將花鈕比例放大，這樣不僅更方便小朋友學習及創作，亦可以製成胸針等飾物，讓花鈕真正融入日常生活。

談及花鈕創作路，周樂思形容自己是「摸着石頭過河」，只是比別人早走了十幾年。「我能做的，就是把我犯過的錯誤分享給學員，讓他們不要再犯。」她冀望未來能吸引更多投入這門非遺技藝的傳承，最終建立一套屬於花鈕的系統教學與理論。

跨界碰撞 花鈕遇上新世代

今屆學員背景各異，卻同樣被花鈕的細緻與文化底蘊深深吸引。他們不僅用心學習技藝，更肩負起將這門手藝傳承下去的使命，走進課堂、走向校園，化身為新一代的傳承者。

馬飛揚是傳統剪紙藝術傳承者，他深信非遺技藝需要跨界融合發展，而花鈕正是他眼中的另一個可能。「花鈕技藝與剪紙一樣，都是用簡單的工具和線條做出祝福，送給自己或家人。」馬飛揚指出，這個傳承計劃最有價值的地方，在於其系統性的傳承思維——學員跟隨師傅學完整技藝後，有機會進入中學教學，將手藝傳給下一代。「我本身推廣剪紙，都是靠自己逐一聯絡學校，才有機會教學。現在有這樣一個平台幫助工藝傳承，非常難得。」他期望將剪紙的傳統符號融入花鈕，例如壽字紋等吉祥圖案，做到跨界融合，甚至將剪紙從平面拓展至立體裝置。

譚潔敏從事刺繡及中華文化導師工作，她在社交媒體上無意中看到花鈕的作品，被其全人手製作的精緻深深吸引。「我好想學識這門手藝，然後傳承下去。」她透露，將來設計新作品時，會嘗試加入自己熟悉的刺繡元素，探索新的可能。

余雅婷童年時曾見外婆製作花鈕，那份家族記憶一直埋藏心底。如今她形容學習花鈕是「上天注定的緣分」——合適的師傅、合適的時間、合適的場地，這個計劃彷彿為她而設。2024年，她曾跟隨浦師傅學習傳統花鈕，並創作了結合傳統工藝與日本動漫文化的「魔法少女」系列花鈕，曾於香港大會堂展出。她期望學成之後，能把花鈕融入自己鍾愛的Lolita服飾之中：「用傳統工藝，令鈕扣更美、更特別，也令國風Lolita裙更添完整。」

從2018年到今天，賽馬會「傳·創」非遺教育計劃走過兩階段，而花鈕製作技藝也從長衫的配角，逐漸成為獨立被欣賞、被創作的藝術形式。計劃項目總監、當代藝術家林嵐說，這不只是一門工藝課程，更是一場文化運動——讓年輕人的手，觸摸到傳統的溫度；也讓古老的技藝，在當代找到新的語言。或許下一次，當你凝視一枚精緻的花鈕時，看到的已不僅僅是繩結與色彩，而是一個又一個傳承者，用耐心、創意與熱愛，編織出的文化未來。



●學員在傳統花鈕的基礎上融入豐富色彩。



●馬飛揚選擇粉紫色調完成自己的首系列花鈕作品。



●雖是跟隨浦師傅製作同一組傳統花鈕，學員卻各有不同發揮。



●周樂思日前於「非遺創意市集」展示絨絨花鈕胸針。受訪者供圖